

南木 著

这是一部另类的国共谍战小说 也可以说是间谍的“后台物语”

1938—国共暗战—1945



作家出版社

1938^{国共暗战}1945



南木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色：1938 - 1945 国共暗战/南木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4566 - 8

I. ①谍…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568 号

谍·色——1938 - 1945 国共暗战

作 者：南 木

责任编辑：启 天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数：180 千

印张：15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66 - 8

定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偶尔露峥嵘（序）

首先，我要感谢家人对我写作的支持。

这是一部另类的国共谍战小说。也可以说是间谍的“后台物语”。

提起情报战，一般读者首先想到的是间谍、特工。扑朔迷离的身影，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是身怀绝技，杀人于无形。或是屡建奇功，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国共情报战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在各种各样文学影视渲染下，间谍更是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辉。其实间谍中，除了极少数风光无限史册留名外，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的幕后人。而且，很少有人去关注间谍真实的生活，平常的一面。其实，间谍就像演员，舞台的精彩是展示给观众的，后台的冷清才是真实的人生。《谍·色》将焦点聚在那些潜伏的间谍身上，揭示他们的幕后生活。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情的普通人，而不是冰冷的工作机器。他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你我之间，云深不知处，偶尔露峥嵘。

这是一部描写抗战后方的小说。

故事的背景放在桂林。在抗战年代，桂林是一个风云之地，是广西战时省会，甚至可称是中国西南的抗战中心。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设立，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第三、四、五战区的抗战。1941年，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俗称的“飞虎队”）进驻桂林，战绩显赫。桂林也是中共重要的统一战线战场之一。桂系与中共一直有着明里暗里的联系。1938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设立，由人称“红色情报王”的李克农将军亲自坐镇，在国共谍战史上增添了重要的一页。而在抗战胜利前夕，桂林以悲壮的毁城诠释了“焦土抗战”。桂林光复后，

驻桂美新闻处发表言论称：“中国无任何一城较此次桂林所遭劫祸更甚者。桂林一度为广西之华丽城市，拥有五十万人口，兹已遭受严重之破坏，一如罗马之破坏迦太基者……日军已遗此城人民以永恒仇恨，此城之破坏实属残酷，且不必要……倘谓生命可自城市中驱出，则今日之桂林实已为一死城……日军横暴破坏之程度，甚于南京，可与考文垂、鹿特丹及里狄相比……”

这是一部关于人性、情感的小说。

《谍·色》以丁香、白兰、彩云、刘莉莉这四个年轻女孩的不同遭遇为线索，用凄婉缠绵的笔墨描绘出一幅悲欢离合、爱恨交织的情感画卷。八年抗战，对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而言，是漫长而痛苦的经历。他们为生计奔波，为理想奋斗，徘徊于生与死的抉择，浮沉于爱与痛的边缘。在越来越多涉及战争的小说影视中，人性与爱情被提拔到一个至高的地位。对人性与爱情的渲染，超过了对战争的直接描写。但真实的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虚构的小说影视里所能展现出来的。我们歌颂战争中的人性，但掩饰不了战争的残酷。真实的情形是：在战争中，人性是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爱情只是一闪即逝的幻觉。

南木

2009年7月7日

目录

第一章

- 1 丁香与姚力，逃难 /01
- 2 燃烧的城市，分手 /07
- 3 初识李先生，空袭 /20
- 4 余先生之死，来信 /29

第二章

- 1 白太太一家，打牌 /37
- 2 彩云与干爹，传言 /46
- 3 丁香咖啡厅，等待 /57
- 4 再见李先生，私奔 /67

第三章

- 1 闲情，李道铭身世 /85
- 2 隐情，周缘的秘密 /96
- 3 移情，唐惊蛰归来 /107
- 4 偷情，李道铭离去 /117

第四章

- 1 搏乱，商人本色 /125
- 2 重逢，往事如烟 /136
- 3 纠缠，暗流涌动 /146
- 4 倾心，情迷幽兰 /157

第五章

- 1 感怀，旧爱新欢 /161
- 2 解脱，月夜空谈 /167
- 3 摊牌，尔虞我诈 /177
- 4 惊变，爱恨交织 /184

第六章

- 1 揭秘，迷乱的夜 /192
- 2 夜机，不死之鸟 /201
- 3 弃城，湘桂逃亡 /220
- 4 尾声，空城残梦 /225

第一章

1 丁香与姚力，逃难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永不止息……”

神父看着眼前的两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真是奇怪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唱诗班，没有嘉宾。空荡荡的教堂里，只有他们三个人，连他都是刚从门口被拦回来的。

神父没有打开圣经，只是凭着记忆念着颂词，语气急促，一段段跳跃着。省略了那些繁复的仪式，婚约问答后便交换戒指。

“奇怪，刚才好像还在的……”姚力伸手在衣兜里摸来摸去，那戒指却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他嘟囔着低头在地上寻找。

“谢谢。”丁香看到神父束手站在一旁，眼睛却不时瞄着后门，便笑着说，“你可以先走了。”

“主祝福你们，”神父在胸前划着十字，“主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然后提着小皮箱从后门匆匆离去，似乎担心再有人来找他主持婚礼或忏悔什么的。

姚力依旧趴在地上寻找失踪的戒指，肥胖的身体在椅间爬来爬去，样子有些滑稽。那只是一枚金戒指，不怎么值钱，却是姚家一代代传下来的，有着特殊的意义。

“别找了，以后再买一个就是了……”丁香笑着说，心里却有些忐忑。戒指的不翼而飞仿佛预示着什么。

站在教堂门口台阶上，已经能隐约听到市区隆隆的炮声。

或许只是雷声，要下雨了。天边有些阴云在急速扩张，带着不祥之色，将城市上空笼罩。

连郊区都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而且脸带惊恐之色，好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街道两边的商铺都紧闭大门，有些还在门前砌了围墙。有人在往窗户上钉木条，“乒乒乓乓”的声音分外刺耳。碎纸片在风中旋转，也是张皇的样子。

姚力跑到街角东张西望，想寻一辆人力车，但看来是徒劳的，他满脸都是沮丧之色。

“大家都走了，”丁香走过去，拉着他的手轻声说，“我们也走吧……”

两人是在广州沦陷那天离开的，搭乘一艘货船。船是双桅杆布篷顶大木船，除了装货，还顺便捎带了十几个逃难的。

除他们两人外，另有三户人家，拖家带口老老小小，看起来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一旦出逃，同样狼狈不堪，一千人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守着自己的箱箱包包，面面相觑。不过比起那些没有钞票没有门道只能靠挤汽车甚至靠两条腿逃难的人，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早知道这样遭罪就应该等机票……”有人忍不住叹息。

“这时节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有人接口说，“等机票还不如等自己长出翅膀……”说得一船人都笑了。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能同船逃难也算是难得的经历。大家相互照顾，一路上倒也顺利。回忆起战前的生活，忍不住长吁短叹颇多感慨，都说早知道余汉谋不可靠，就该早早做准备，不信什么“保卫大广州”的谎话，搞得这样狼狈，家业都打了水漂。最气人的是，一星期前还搞了个什么“献金大游行”，也不知道那献的金都用在哪儿了。

船到一处码头停靠过夜。若是夏天，睡在外面甲板上倒还凉快，但初冬的江面，寒风刺骨，十几个人都挤在船舱里睡觉。那原是货舱的一

角，被船老大隔出来捎带这些俗称“黄鱼”的难民。船老大和船员有自己的休息舱，不用跟这些人挤。

丁香睡不着。舱顶布篷上有奇怪的光影波动，像是月光被江水反射上来，又像是邻近的渔火投射过来。细碎而美丽的花纹在幻化，似曾相识的样子。

她扭头看身边的姚力，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她悄悄侧过身，脸贴着冰凉的舱板，听水浪拍打船壁的声响。

丁、姚两家是世交，丁家从仕，姚家从商。到丁香父辈这一代，家境有些悬殊。姚家的生意依旧红火，丁家的仕途却坎坷了，也是因为军阀混战，政局跌宕的缘故。

两家子女众多，姚家两子四女，丁家四子一女，长辈就有结亲的意思。无奈有心栽花花不开，丁家公子大献殷勤，也讨不到姚家女儿欢心。她们都出洋留过学，眼界之高令他们望尘莫及。后来只剩下丁香和姚力尚未婚娶，却被人认为是最不相称的一对，双方家长眼见要失望了。

丁香和姚力自幼相识，可说是青梅竹马，只是长大后知道男女有别，才生疏起来，见面只是点头一笑而已。

姚力去法国留学，读里昂大学，是官费生里被称为“贵族阶级”的一群。别人是半工半读，他是半玩半读。拿外国学位只是秉承父旨，为的是光耀门楣，所以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住的是高级公寓，忙的是交友旅游。姚力为人大方，公子哥的气派，花钱如流水，一大半钱是花在请客上。公寓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来来去去就有了固定的一群，彼此间趣味相投，将姚力的居所称为“姚家同学会”，将姚力推为会长。活动多半是打桥牌，偶尔也开一开舞会，但很少。他们自视清高，不愿给人留下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印象。谈论国家大事也在牌局间进行，并不是什么研讨会。谈论的内容，多是世界格局和各国政坛。也有谈到国内大事

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在烟雾中磨灭。既然是空谈，就能容下各种政见，有偏向法式民主共和制的，有爱好英式君主立宪的，也有空谈乌托邦的。他们后来陆续回国，也是各为其主，虽然是分道扬镳了，但私人关系依旧良好。姚力虽然被称为会长，但他很少过问政治，也很少加入论战，只顾着游山玩水，和法国姑娘厮混。混了几年，靠人代考试代写论文，拿到法律学士文凭就回国了。

姚力回国后没有找工作，因为家境殷实，不缺这点钱，而且他以后的道路，铁定是继承家业的。他还有个哥哥，却是人憨口拙，撑不了门面。他跟随父亲出席各种社交场所，处处留名，自然引得大家闺秀名门淑女芳心暗动，但他却出人意料地追求起丁香来。

丁香读的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郊区一所教会小学教书。丁香在学校里算是众人仰慕的对象，因为家境清贫，也因为学校校风严谨，她向来穿着朴素淡雅，不施粉黛。她沉静但不沉闷，也去参加舞会沙龙，虽然不刻意打扮，但有一种自然之美，在花枝招展的各色女人面前，表面上是黯然失色，实际上是出类拔萃的。

丁香吸引了一些人的眼光，有几个青年围着她大献殷勤，只是后来见到姚力的架势，都自叹弗如，一个个退却了。

姚力一门心思追丁香，每天泡在小学里，上到校长下至校工都混熟了，都是称兄道弟的，连学生们都记住了他的模样。别人追丁香是写情书情诗，姚力写不来这些，每天都送一束玫瑰花。校园清洁工说，他每天清理的花瓣，积起来快能堆满一房间了。学校里的同事都认为两人关系已定，问丁香什么时候结婚，丁香总是笑而不答。

按理说，丁香钓到这样的金龟婿，应该是称心如意的了，但她偏偏对姚力说不。丁香的几个哥哥嫂嫂觉得妹妹太傻，轮番上阵劝说，也无济于事。

“除非你父亲不卖日货了，”丁香对姚力说，“我不想做汉奸媳妇。”

姚力开始以为丁香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她是认真的。

丁香向来被家里视为逆女，因为她排日，而她父亲亲日，经常在报上发表媚日文章。丁香不喜欢谈论政治，也无意涉足其间，在她的年龄，本是不知道政治的深浅的，她的一意孤行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不当汉奸。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说“主和即汉奸”，她父亲不但主和，而且与日本人称兄道弟，令她蒙羞，因此要奋起反击。父女都是犟脾气，三言两语就反目成仇。丁香离家出走，住到大哥家，偶尔与父亲相遇，也是昂首而过，形同陌路。后来读师范，也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因为读师范不交学费，可以不用父亲的钱。

丁香和姚力，与其说是谈恋爱，还不如说是磨日子。一个是左推右挡，一个是左冲右突。一个是心如磐石，一个是水滴石穿。一个是漫不经心，一个是心无旁骛。两人就这么挂着，不紧不慢。家里人也不急，反正两人还年轻，年轻人都是爱折腾的，就由他们去折腾好了，反正折腾来折腾去，也还是百川归海一个结局的。问世间情为何物，还不是一样结婚生子？

丁香在姚力的盛情邀请下，也到姚家做过客。姚力的父亲也是亲日的，一直和日商有贸易往来。他听到丁香的高谈阔论，只是一笑置之，并不争辩，将她看作一个爱折腾的小孩，越有人反对越是折腾，折腾到无趣便会停息。只是姚力的母亲有些不乐意，私下说：她开口闭口都是“汉奸”，明摆着是骂他们。

姚家对丁香的宽容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姚家有娶两房的习惯。姚力的第一个妻子可以由他自己选定，但是如果他选的妻子不合长辈的心意，或者对他的事业没有帮助时，父母就会另外帮他娶一个，两房妻子是不分尊卑的。这样，感情、家庭和事业都能得到平衡。

丁香显然是不合长辈的心意，所以姚力的父母一边放任两人谈情说爱，一边已经开始物色第二房妻子。其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一年。

广州危急，丁香也拉着姚力参加街上游行宣传，号召人民献金捐款支持抗战。人人都很乐观。但是姚力却不以为然，说根据他父亲的分析，广州是保不住的。

仿佛应验他的话，宣传周后一星期，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全城紧急疏散，到处乱成一团。

姚家和丁家都要去香港避难，但丁香坚决不去。姚力是孝子，对父亲言听计从，不敢造次。一边是爱人，一边是家庭，姚力真是左右为难。两人发生了争执。

“去香港又不是去日本，”姚力劝解道，“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

“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丁香坚持说，“但不管在哪里，他们铁定是要当汉奸的，我们的脸上写着‘汉奸家庭’的字样，洗都洗不掉的。”

结果是不欢而散。

丁香在校舍收拾行李，别人都走了，这里已经成了空楼。她环视一下房间，没来得及带走的家具书籍都用白布遮盖了，姚力昨天送来的玫瑰花在书桌上显得格外刺眼。她一边锁门一边想：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丁香下楼，想到街上找人力车拉行李，却看见姚力匆忙走过来。原来以为他走了，没想到竟然还在。

“我可要走了，”她看了姚力一眼，“你怎么办？”

“反正已经这样，他们都走了，我只有来找你了。”

姚力昨晚和家人吵了一架，都是为了丁香的缘故。他对父亲说，留在丁香身边是为了照顾她，找机会尽量劝她回心转意。话虽这么说，他知道丁香的脾气，从来是说不二一的，即便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

“你这是何苦呢？”丁香说，“我能照顾自己。”

“我怎么能放心你一个人走，”姚力从身后取出一朵玫瑰花，“花店都关门了，我在人家院子里偷摘的，还被狗追着咬。”

“有一天你若后悔了，”丁香有些感动，眼睛一红，低声说，“可以随时离开我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姚力说。为了表示诚心，便拉着她的手去了教堂。

2 燃烧的城市，分手

船溯西江、桂江而上，一路停靠码头，装货卸货，行程便拖得漫长。战事起后，内地物价涨了不少，经营水面业的老板狠发了一笔财。上水的船，装的是棉纱和洋杂等紧俏商品。下水的则运山货和药材。

一日三餐都是船上厨娘做的，只是和船工们分开吃。船上的饭菜简陋，没有什么油水，大家有时也从岸上买来一些肉菜，相互分享。

厨娘其实就是船老大的女儿，甩着条长辫子，在船工的目光中挺着胸走来走去。那些船工，虽是下人，衣着倒也整齐，都是官青布唐装。

冬天水小，遇见浅滩，船工光着膀子到岸边拉纤，喊着抑扬顿挫的号子。

丁香和姚力靠坐在舱板上看风景。沿途景色宜人，南国的冬天，依然是山清水秀。人们也暂时忘记逃难的艰辛，尽情欣赏奇山秀水。而且远离战场，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对前程也乐观起来。

两人是准备去投靠丁香的大舅舅一家的。大舅舅在重庆政府里供职，大舅妈和家人却住在昆明。两人需要先到桂林，再转到昆明。桂林有丁香的一个女师同学曾慧敏，丁香预先发了电报，她也回了电报，表示欢迎。出门在外，有人照应最好，而且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两人是准备多住些时日的。

“我们是把逃难当作旅行了。”丁香笑道。

姚力也笑了，不过丁香看得出，他笑得有些勉强。

“后悔了?”

“怎么会呢?”姚力摇摇头,“只是有些头晕……”

他是什么都要晕的,晕机,晕船,晕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幸好内河船不是海船,他晕得没有那么厉害,还能听丁香说些笑话。而且听说桂林已经有直航昆明的飞机,那样可以减少些舟车的劳顿。

一个月后,船到梧州。再往上游,河道狭窄,滩多水急,即使改乘轻便的民船,也需要多费些时日,于是大家都改乘汽车经柳州到桂林。

战时汽油紧缺,内地跑长途客运的多是木炭汽车,像只乌龟慢吞吞地爬行,有时爬山路,还要乘客下来推车。

姚力吃了晕车药,一路上昏昏欲睡,有时斜靠在丁香的肩膀上,有时侧躺在她腿上。他在梦中紧紧抓着她的手,一直不放。

丁香低头看着姚力。她知道他的软弱,也起了怜惜之意。这怜惜是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比爱恋来得牢靠。他和她不一样。他从小就没有选择,都是按照家人的安排一步步走过来。读书留学,结婚生子,子承父业。这是一条坦途,他可以毫无坎坷地走到底。他也因此失去了魄力与锐气,是规规矩矩的,凡事依靠别人出主意。他跟着她,说是要保护她,其实反倒是需要她来照顾的。

车窗紧闭,木炭汽车一摇一晃,丁香望着窗外出神。枯黄的稻茬立在干裂的田里,远处是苍莽突兀的山峰。风在空旷的田野里呼啸。

空中有一只黑色的大鸟,逆风而行,努力拍打着翅膀,身子却定在原处。

丁香心里陡然有些落寞。

人在旅途,心也似在空中漂浮着,无依无靠的,如同那只大鸟。那风中苦苦挣扎的鸟的影子,一直印在她的脑里。她隐约觉得,那是一种意象,似乎预示着她的命运。

到桂林郊区已是黄昏，他们远远看见绮丽的晚霞，将城市衬托得如同仙境般夺目。近了，才看清是满城的大火。

汽车在南门外停住。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哪里是美丽的仙境，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丁香揉着眼睛，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那是真实的景象。

桂林刚经历了最惨痛的一次轰炸。那天中午，十几架日本飞机，在城里多处投下炸弹。桂林的房屋多数是砖木结构，连成一片，而且街道狭窄，火头轻易从街道这边跳到另一边，火势迅速蔓延，无法控制。烟火在城市上空翻腾，火蛇在房屋间游荡，大火从中午一直烧到第二天凌晨。

火光直冲天空，云层好像也在燃烧，将恐惧蔓延开。原来以为逃到这里会远离战争，会得到和平的生活，但是这个燃烧的城市，将人们心底里的希望彻底粉碎。

“逃难，逃难，逃到这里来受难……”有人低声说。多数人保持缄默。

幸好汽车站没有被火烧，而且站外还有人力车拉客。丁香和姚力各乘一辆人力车穿过燃烧的城市。

走近听，那火是有声音的，时而低声咆哮，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饥饿的狼群在窥觑；时而尖锐刺耳，发出“吱吱”的声音，像阴毒的巨蟒，将人们的尖叫声哭喊声一口吞噬。那火是张狂的，是带来灾难的恶魔，伸出长长的火舌肆意舔食着一切。那火是残暴的敌人带来的，也秉承了敌人残暴的本性，要将这个城市毁灭。风也做了它的帮凶，热浪带着浓烟带着焦糊味扑面而来，让人窒息。屋顶垮了，墙壁倒了，几条街巷成了火的河流，半个城市成了火的海洋。

人在这样的大火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扑灭火的人，逃离火场的人，从火里抢救东西的人，奔来奔去，乱成一团，人影

在火光中奇怪地扭曲着。

好几次丁香觉得人力车要奔到火里去了，但车夫一转身，又拐进另一条街。询问车夫后，丁香放弃了先去找曾慧敏的想法，让车夫拉到一家旅社先安顿下来。

华南旅社在城中心榕湖边，有四层楼，因周围都是低矮的建筑，显得突兀一些。登记时有些麻烦，固执的服务生因为两人没有结婚证件，不允许开一间双人房同住。丁香也没心思与他理论，开了相邻的两间单房。

姚力撩起窗帘，从四楼的窗口，能看见湖对面好几处浓烟在翻滚。火光映红整个夜空，投影到湖里，湖水好像也在燃烧。人们在忙碌，但已经不是在灭火，而是断开火路。大火已经不再蔓延，只是在废墟上肆虐。轰然一声，有堵墙倒了，火星四处激射，人们惊呼尖叫。他觉得热气在蒸烫着脸，觉得眼睛发涩，觉得大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他回头看，丁香正在翻检行李，将两人的洗换衣服分开，好像街上的忙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电灯忽明忽暗，后来干脆熄了。

丁香也走到窗边观望，拉着姚力的手说应该不会烧到这里的，这让他的心安定一些。

隔一会儿，电灯又亮了。丁香拉上窗帘，说不知道哪里可以洗澡，边说边闻自己的胳膊，一路上没有洗澡，身上都有股酸味。她出门去找服务生，服务生告诉她太晚了，澡房已经关门，可以自己打一壶热水回房擦擦的。

丁香回来跟姚力说了，便去打一壶热水，一盆冷水，回到自己房间里，兑好水试试水温，擦了一遍身子。

她换好干净衣服，再到隔壁，姚力已经斜躺在床上睡着，衣服和鞋也没脱，一只脚垂在床沿，发出微微的鼾声。她在床边坐了一会，替他鞋脱下，盖好被子，将灯熄灭，轻轻碰上门锁，回自己的房间睡了。